**[黍离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519986-1606948.html" \t "_blank)**

《[黍离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519986-1606948.html)》选自《诗经·王风》，采于民间，是周代社会生活中的汉族民间歌谣，基本产生于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，距今三千年左右。关于它的缘起，[毛诗序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6805988-7022933.html)称:"《黍离》，闵(通悯)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，过故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。闵周室之颠覆，彷徨不忍去，而作是诗也。"这种解说在后代得到普遍接受，[**黍离之悲**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3783994-3974662.html)**成为重要典故，用以指亡国之痛。**《诗经》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。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，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。

原文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

行迈靡靡，[中心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5333464.html)[摇摇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6923327.html)。

**[知我者谓我心忧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6768656.html" \t "_blank)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**

悠悠苍天！此何人哉？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穗。

行迈靡靡，[中心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5333464.html)如醉。

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[何求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255036.html)。

悠悠苍天！此何人哉？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实。

行迈靡靡，中心如噎。

**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**

悠悠苍天！此何人哉？

注释

1.黍：一种农[作物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4940323.html)，即糜子，子实去皮后叫[黄米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352985.html)，有黏性，可以酿酒、做糕等。

2.离离：繁茂貌。

3.稷：谷子，一说高粱。黍的一个变种，散穗，子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者为稷。

4.行迈：行的复合词。

5.靡靡：迟迟、缓慢的样子。

6.中心：内心。

7.摇摇：心神不宁。

8.谓：说。

9.悠悠：遥远的样子。

10.此何人哉：这（指故国沦亡的凄凉景象）是谁造成的呢？

11.实：籽粒。

12.噎：食物塞住咽喉，这里指哽咽。

[折叠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519986-1606948.html)译文

那糜子一行行地排列，那高粱生出苗儿来。缓慢地走着，心中恍惚不安。了解我的人说我有忧愁，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所求。遥远的苍天啊，这都是谁造成的呢？

那糜子一行行地排列，那高粱抽出穗儿来。缓慢地走着，心中如酒醉般昏昏沉沉。了解我的人说我有忧愁，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所求。遥远的苍天啊，这都是谁造成的呢？

那糜子一行行地排列，那高粱结出粒儿来。缓慢地走着，心中难过，哽咽难言。了解我的人说我有忧愁，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所求。遥远的苍天啊，这都是谁造成的呢？

鉴赏

关于《黍离》一诗的主旨，虽然《诗序》说得明白：**“黍离，闵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，至于宗周，过故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。闵周室之颠覆，彷徨不忍去，而作是诗也。”**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，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。但历来争讼颇多，三家诗中韩、鲁遗说与毛序异，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“彼稷之苗”是彼后稷之苗。近人读诗，新说迭出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[郭沫若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659611.html)在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，余冠英则在《诗经选》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。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（《诗经国风今译》），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（《诗经译注》）等。说法虽多，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，虽然从诗本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，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。另一方面，从诗教角度视之，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，故得列于《王风》之首，此为诗说正统，不可不及，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。

**闵宗周**之诗何以列于《王风》之首，先得弄清何为《王风》，郑笺云：“宗周，镐京也，谓之西周。周，王城也，谓之东周。幽王之乱而宗周灭，平王东迁，政遂微弱，下列于诸侯，其诗不能复《雅》，而同于《国风》焉。”可见《王风》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，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，从政治上说，已无《雅》诗之正，故为《王风》。此诗若如《诗序》所言，其典型情境应该是：平王东迁不久，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，即所谓宗周，满目所见，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，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，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，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，此情此景，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，涕泪满衫。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，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，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。

全诗共三章，每章十句。三章间结构相同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、情景转换、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，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，“三章只换六字，而一往情深，低回无限”（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）。

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，过访故宗庙宫室时，所见一片葱绿，当年的繁盛不见了，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，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，看哪，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，还有那稷苗凄凄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”（[王国维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624466.html)《人间词话》），黍稷之苗本无情意，但在诗人眼中，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，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，不禁心旌摇摇，充满怅惘。怅惘尚能承受，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，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，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。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，只能质之于天：“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苍天自然也无回应，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。

第二章和第三章，基本场景未变，但“稷苗”已成“稷穗”和“稷实”。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，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“中心摇摇”到“如醉”、“如噎”的深化。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，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，这是歌唱，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。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《黍离》诗而泪水涟涟：从曹植唱《情诗》到向秀赋《思旧》，从[刘禹锡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851750.html)的《乌衣巷》到[姜夔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5418840.html)的《[扬州慢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2759565.html)》，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。

其实，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，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，抒情主体“我”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，基于这一点，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。诸如物是人非之感，知音难觅之憾，世事沧桑之叹，无不可借此宣泄。更进一层，透过诗本文所提供的具象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，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，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，这种忧思只有“知我者”才会理解，可这“知我者”是何等样的人呢？“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充满失望的呼号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。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！吟出《[登幽州台歌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2912463.html)》的[陈子昂](http://baike.so.com/doc/1197608.html)心中所怀的不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吗？读此诗者当三思之。